

读到刘立云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诗集《烤蓝》，已是一年前的事了，那时就因有幸欣赏到这部有高质量的诗集，对他抱有某种由衷的赞许与钦佩。在不少军旅诗人，甚至是杰出的军旅生活的歌者歌笔罢耕、改弦更辙之时，立云则始终坚持军旅题材诗歌的探索和写作，执著地“以诗歌这种贵重的声音歌唱到今天”，显示出一种颇为可贵的挚爱与坚韧。这部诗歌力作不仅标志着立云在创作上取得了新的收获，摘得了令人羡慕的诗的桂冠，并且也以自己的艺术追求，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普遍关注、产生很大影响的军旅诗歌美学继续向前拓展，为军旅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立云的军人身份和角色意识，使他自觉、主动甚至是痴情地把一双审视的目光，始终投向军队这个巨大的绿色方阵，注视和思考和平阳光下的当代军人及其情感、命运和意义。以“烤蓝”为题并且贯穿在诗集中的“烤蓝”这个意象，无疑是立云的一个重要发现，同时也是他寻找到了一个抒情支点。立云的诗作使我们感到，“烤蓝”既是一种借代，即表明这种用烈火给金属烤蓝的特殊工艺，赋予兵器以特殊的质感和色泽；同时又是一种象征，即无论战争岁月或和平年代，军人的体魄和意志实际上都必须经受烈火般炙烤，而锻造出钢铁般的质地，这无疑是诗人对军人现代生存方式和状态的一种深刻理解。如“我就是煨在炉火中的/那块铁/我红光灿烂/却软瘫如泥”，“这块铁从高温的悬崖/跌落下来/迎接它的/是零度以下的寒冷”，“在循环往复中脱胎换骨/渐

真诚的守望者

——评诗集《烤蓝》 □汪守德

渐长出咬碎另一块铁的牙齿”（《烤蓝》），其中的寓意是十分明了的。而“枪口里埋藏着风暴”和“你就静静地在每一只眼睛里/坐成一棵消息树”（《零点归来》），勾画出的都是军人引而不发，却又日夜砥砺自身，随时准备愤然一击的姿态。正因为这样一种意识所驱使，军人在日常的生活中，才会着迷地去体验枪，“脸上浮现出对枪的迷恋、偏爱和敬畏”（《热爱这支枪》）；在闲暇时去数子弹，“我们数清它们/就像数清我的手指”（《闲暇时数数子弹》）。这样的诗作显然既包含强烈的警醒意味，也表明某种钢铁的物质已融化在军人抑或诗人的血液中。

作为一名出色的军旅诗人，刘立云的目光总是更多关注现实的军旅生活，虽然这是一个被诗人们反复耕耘过的熟地，但感觉敏锐的立云以新的视角，从中发现和捕捉到了许多新的意趣。如军营严格而琐碎的时间节点和单调而充实的生活内容，实现着对军人的塑造和雕琢，诗人的叙述充满了强烈的意味和美感（《一个士兵的二十四小时》）。有支部队因编制体制调整从序列中消失了，那种具有融冰化雪的热度，使诗人心情不自禁地写道：“当雪像雪那样坚硬/人也像人那样伟大”。而《挖掘啊，

多细节，这既表达出诗人对于军营和战友的特殊情感，也反映出对于军队需要“重铸”的清醒认识（《一座兵营空了》）。诗人在颇具情致的《有关水的传说》中写到，坑道饥渴的非常记忆使军人丈夫深夜惊梦，善解人意的妻子则别出心裁，“从此后寂静的厨房里/夜夜传来滴水的声音”，这一细节是那样的温馨和动人。没有对军旅生活超常而持续的专注，写不出如此具有缤纷军旅色彩，如此富有情感和生活意蕴的诗篇。刘立云又常常是位激情澎湃的歌者，他的诗作常常聚焦于重大军事行动，如战争、抗洪、抗震、抗冰雪，但他对之并非是远距离的眺望，而是每有可能便投身其中冲在前面，在战斗一线活跃着自己的身影，去亲身感受那些伟大的斗争，激发创作的热情并写下深沉激昂的诗作。这充分体现出作为军旅诗人的强烈责任感，以及作为一名军人所具有的内在胆魄和满腔热血。如在《雪像雪那样坚硬》中，诗人怀着强烈的关切之情，走进冰冻雪凝的南国，看到党、国家、军队和人民万众一心的抗击灾害，那种具有融冰化雪的热度，使诗人心情不自禁地写道：“当雪像雪那样坚硬/人也像人那样伟大”。而《挖掘啊，

我们挖掘》，刻画出废墟上的挖掘者的形象，竭力赞美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我军官兵怎样冒着余震的威胁，“挖出一条让生命延展的通道，在黑暗中挖出一缕微弱的阳光”。读者从这样的诗句可以真切地感到，诗人心系遇险同胞的那份急切与至诚。

对于刘立云而言，历史也是一片诗性的田野，从历史之中寻找诗意的触点，似乎是其经常具有的思考方式。雁门关、圆明园等，这些有着巨大历史承载的地名，立云从这里进入思索并进行别具匠心的叩问，磅礴的诗情也由此铺展开来。“在我清脆的骨骼中/就应该锈蚀秦朝的残戈/汉朝的断戟和宋朝的箭簇/说不准还有一粒从日本人的三八大盖中/凶狠射出来的弹丸”（《我对雁门关说》），诗人打开的似乎是关于历代兵器的记忆之匣，裸露出的则是诗人精神世界里战争烟尘所沉积的厚厚岩层。而令国人备感痛切的圆明园，诗人则追求某种不一样的陈述和表达：“那在一天中偿还一百年的残缺/仿佛过去的坎坷、崎岖和内心的挣扎/都是我们在时光中沿路抛撒的鲜花”（《圆明园日记》），痛切中仿佛透出某种超越的旷达。《养在肺里的弹片》中的老兵经历，对于战争的幸存者来说也许不算稀奇，然而“弹片/那块在他的肺里养了/六十年的生铁”，只能在老兵无疾而终后“从他骨灰里扒出”，这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却是何等的令人震撼和感慨！

我们相信，获奖之后的诗人将再度出发，迈开探索军旅诗歌创作巅峰的永不停歇的步伐。

叙事的指向

——评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 □王凤英

常常慨叹于报告文学暗转于新闻的记录从而不动声色淡化文学的姿态，那些分明并不弱于雷击式的灵魂关注渐次成为点缀，使许多构成篇章和生动表达的语言叙述被新闻传递的范式取代。具有新闻特点的报告文学模糊了自身的成色质地，为数不少的简单直观和功利表现社会生活对象会铺天盖地于作者的笔端，似乎已见惯不怪。然而，这种似乎近于普及式的写作追求由于人的主观经验受制于颂扬法则的客观性，报告文学成了集体组织与机械的奴仆，使生命降至苍白的物质化与机械化的热情中，因而导致文学书写精神的情绪不断煎熬。姑不论直观快速的传媒速递具有多少深刻性、形象性，个体的体验思考便在匆忙的环顾和浮光掠影式描述之后仅存陌山陌水般的共同声明，而文学功能因未能充分发挥而遗失殆尽。

李鸣生这部《震中在人心》不啻以一种还原式写作直抵内在感知的个性彼岸，将报告文学的表现理解为用心地镌刻出不凡的深度和品质。

诚然，没有人喜欢苦难，但苦难依然不期而至。人类总是无法规避任何苦难，这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的悲哀远不止于此，即便历经了无数劫难，劫难仍无休止。苦难的力量通常可以慑服人的精神。李鸣生在作品中两眼泣血地使文学呈现出地震灾难的真实场景，图文互解，以细腻和颇具震撼力的镜头感近乎寻常地直插深入让生命不可抗拒地抽搐的疼痛本能感受，地震本真的现场感觉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和苦难的颜色深入人心。例如，第一幕“山崩地裂那一刻”，说地震后一条公路全拱起来了，像一块块跷跷板，路面扯开又合拢，合拢了又扯开，逼真再现地震时的恐

怖场景。第二幕“面对亲人的‘战争’”中写军务股长曹建中带着没经验的新兵挪动尸体时，尸尸喷到他的脸上，遇难者的亲属们吓得退避三舍，当他把尸体包裹好抬出废墟，遇难者祖孙三代几十个人全部跪在他和战士们面前。这样的描述给人以极强的情感影响和震撼，恰到好处讲述了军人们在救灾现场的救灾情形，客观的视角不乏热情歌颂。第三幕“祖国的‘花朵’”写到废墟上的钢筋刺破了孩子的眼睛，血凝固在钢筋上，孩子双手紧攥钢筋的情景。疼痛中灵魂的呻吟声随地震波的烈度速递出来，人们极大的悲哀具有了驱策力量。第四幕“死去的与活着的”，写大山里背背篓的大妈们，71岁的张成秀凄然一笑和91岁老奶奶的欲哭无泪，令人心碎，她们于破碎中试着修复绝望生活的坚强，时时拖曳着感染人的力量，有如符咒般抓紧人的情绪使之成为工具。李鸣生在他的长篇报告文学里，他已非原来只是四川籍的军人，而是深怀悲天悯人情怀，将在别人不自觉的心灵中的隐喻赋予形体和生命，最后构起人所共感的情感交融性，一种心灵深处的呻吟痛苦。这样的传达显然是成功的，尤其在图片决绝地加之于文字描述之侧，艺术的冲击波更为汹涌，超理性地葆有不多见的内容真实。

没有身临其境的描写很难在生命场景上进入挥洒状态，何况于地震灾难的呈现越加困难。李鸣生三人深入采访用心体会，尽量客观反映震时、震后人们在精神、情感和生理等历经支离破碎的坚硬符号，他们并不真的顽强得不可思议。人物诉说中语速和此时此刻的精神状态十分吻合，细节描写加强了真实性。如陈传英讲述地震时救人，顾不上救妈妈，妈妈死前想告诉

她的一句话因她没时间听到而永远带走，想哭一场都没有时间。这样的叙事急促而不凌乱，把一个医务工作者在地震中抢救伤员的忙碌和对母亲的深深遗憾作了面貌清楚的梳理。如16岁的金辛亲手埋葬8岁孩子的感情，他在为孩子“洗脸”时，他心里是害怕的，看到孩子脸上突然有泪水更害怕了，后来发现是他自己的眼泪滴在孩子的脸上，埋葬孩子后又采一把野花放在孩子身边。这些细节描写都是在情感的不着痕迹中完成置换，具有很强的清晰度和认同感。又如向东帮老大娘挖压死的老伴时，把从死者的一条防盗内裤里挖到的1000元人民币交给老大娘，老大娘骂着死老头还藏私房钱，刚一骂完又抱着老伴的尸体号啕大哭。叙述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语言有不错的透视性。李鸣生的作品中常有可以言说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的叙述是他沥血锥心的深情行吟，细致且精准表现出属于地震时灾难的个性场景和个性事件，感染力是一望而知的。基于这些特点，文学表达便有了一定的厚重，震中的裂度从人心向四周辐射开去，在同类题材中赫然而出的深层反思无疑隆出一片魅惑心醉的叙事高地。

地震毕竟是再隆隆声中开始，是在一片废墟中结束，而灵魂的惊悸在破碎中站立显得很不容易。李鸣生的作品中用“我”的个性化视角串联起各个相关内容和章节，有“我”的地方弥漫着更为深切的痛楚。在他猝里发生的天崩地裂，急速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承受催生了作品另一种更真实的精神呈现秩序，在技巧上肯定裹挟起更多的还原式虔诚，语言上依然斡旋于逻辑与理性的约束，并能服膺于心灵的自动表现。那些无法忽略的伤痛在“我”的滔滔不绝的无语流淌下平静铺陈，去发现那些前所未知而一直游走的细部，拖曳出更为深沉的表现，正如海明威所说，冰山八分之七的体积是隐藏水底的。

《震中在人心》，李鸣生用心灵行吟心灵，很好地运用文学诠释了图片的震撼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看是撞击人们情感强劲的后座力，展示了报告文学和谐的传递范式。但作品最成功之处，在于作者用灵魂镌刻的心灵之裂度宛如冲击波，排山倒海。

的反映，而且对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进行的衡宝战役，包括军事史家众说纷纭的“兵败青树坪”等历史事件作出了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主力及四野一部，以隐蔽的动作，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湘鄂黔川地域突然挺进，对敌人围而歼之，这些精彩描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可读性。作品以丰富的细节，着力反映了人民解放军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英勇善战的精神风貌。如我军周峰副团长指挥约200人追击、打败敌军170师3000余人，王者之师气概于此可见一斑。写到周峰副团长单身入虎穴谈判，面对敌人毫不畏惧，用党的宽大政策、家常人情去教育说服敌军，充分表现了我军指战员处变不惊、有理有节有礼的气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解放军智勇双全的风貌。

《解放大西南》对人物的成功刻画，也体现在对国民党阵营中的各种人物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没有简单地脸谱化地写敌人，而是通过多角度的介绍，反映国民党在强大攻势下所表现出来的惶恐、慌乱，他们或谋求取义，或急于逃逸，或继续顽抗。通过对卢汉、胡宗南、张群等一些能左右大局的国民党重要人物的心态描写，从他们处理有关事件的得失中，艺术化地揭示了土崩瓦解之际国民党阵营的心态变化和立场更替。作品再现这场战争原貌的同时，着力写出了失败一方高官所经历的强烈内心震荡，写出了国民党内外交困、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写出了他们灭亡的必然下场。作者对国民党人心态的准确把握，得益于近60年的西南部队生活，得益于从事过的对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教育工作。作者本着求实的态度，采访了大量国民党老军人，透过他们采访坦率和客观的陈述，提炼了自己的认识。所有这些都成就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

战争文学之所以难以在艺术上突破，还在于写好战争中的人很困难。《解放大西南》描述的是一场有近200万人参与的大战役，空间跨度大，遍布巴山蜀水间，跨越川、康、滇、黔四省，是在当时有着7000余万人口的广大区域上同时展开的大战役，场面宏大、线索繁杂，要重现这段历史，作者选择的是最不讨巧的全景式手法，基本上对重要的人物都要提及，对重要的事件都要叙述，既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也不能对重大史实有所遗漏。作品通过具体的细节化描写，不仅对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作出了正确

的评价，而且对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进行的衡宝战役，包括军事史家众说纷纭的“兵败青树坪”等历史事件作出了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主力及四野一部，以隐蔽的动作，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湘鄂黔川地域突然挺进，对敌人围而歼之，这些精彩描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可读性。作品以丰富的细节，着力反映了人民解放军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英勇善战的精神风貌。如我军周峰副团长指挥约200人追击、打败敌军170师3000余人，王者之师气概于此可见一斑。写到周峰副团长单身入虎穴谈判，面对敌人毫不畏惧，用党的宽大政策、家常人情去教育说服敌军，充分表现了我军指战员处变不惊、有理有节有礼的气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解放军智勇双全的风貌。

《解放大西南》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视野开阔，作家统揽全局，善于从全局入手进行艺术表现。作品的大背景是民族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政府退至最后一个据点重庆，企图负隅顽抗。作家站在全国解放战争全局的高度，对解放大西南的进程进行了收放自如的全景式描写。作品艺术地告诉人们，1949年9月，毛泽东、朱德约请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研究部署、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断其后路，再打之”的解放大西南战略实施方针，随之这一战略部署得到了全面实施。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共西南局坚决贯彻中央决策，明确要求进驻昆明的陈赓、宋任穷等将军，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均不要强去办理。卢汉是起义将领，尊重和信任卢汉，对于稳定云南局面有着积极的意义。卢汉之所以能够在我党影响下周旋在敌方之间，发挥其独到作用，就在于我们党政策的感召力和向心力强大，

我们挖掘》，刻画出废墟上的挖掘者的形象，竭力赞美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我军官兵怎样冒着余震的威胁，“挖出一条让生命延展的通道，在黑暗中挖出一缕微弱的阳光”。读者从这样的诗句可以真切地感到，诗人心系遇险同胞的那份急切与至诚。

对于刘立云而言，历史也是一片诗性的田野，从历史之中寻找诗意的触点，似乎是其经常具有的思考方式。雁门关、圆明园等，这些有着巨大历史承载的地名，立云从这里进入思索并进行别具匠心的叩问，磅礴的诗情也由此铺展开来。“在我清脆的骨骼中/就应该锈蚀秦朝的残戈/汉朝的断戟和宋朝的箭簇/说不准还有一粒从日本人的三八大盖中/凶狠射出来的弹丸”（《我对雁门关说》），诗人打开的似乎是关于历代兵器的记忆之匣，裸露出的则是诗人精神世界里战争烟尘所沉积的厚厚岩层。而令国人备感痛切的圆明园，诗人则追求某种不一样的陈述和表达：“那在一天中偿还一百年的残缺/仿佛过去的坎坷、崎岖和内心的挣扎/都是我们在时光中沿路抛撒的鲜花”（《圆明园日记》），痛切中仿佛透出某种超越的旷达。《养在肺里的弹片》中的老兵经历，对于战争的幸存者来说也许不算稀奇，然而“弹片/那块在他的肺里养了/六十年的生铁”，只能在老兵无疾而终后“从他骨灰里扒出”，这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却是何等的令人震撼和感慨！

我们相信，获奖之后的诗人将再度出发，迈开探索军旅诗歌创作巅峰的永不停歇的步伐。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近日在京揭晓，军队作家创作的五部作品获奖，展示了军队文学创作的崭新成果和雄厚实力。我们特邀请几位评论者撰写了一组文章，介绍获奖作品，点评创作特色，以方便读者阅读。

——编 者

身在海军的陆颖墨以表现海军精神为自己的文学职责，写了大量有关海军的文学作品。海军生活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源源不断的资源，他可以持续不断地写下去，于是他在《海军往事》中找到了一种最适合自己写作状态的结构，这是一种开放性的、向前不断延伸的结构。它像一棵正在生长的葡萄枝，一串串葡萄在枝上冒出；每一颗葡萄都是完整的，而组合成的一串串葡萄更加美丽。因此我在读《海军往事》时，就没有一种结束的感觉。我想，只要陆颖墨的海军情节没有改变，他就会把《海军往事》一直写下去，因为中国的海军一直在向前迈进，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辉煌。《海军往事》从标题的含义看是往后看的，往事是对历史的回望。然而陆颖墨的叙述却是往前看的，他从海军往事中看到了海军的未来，看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海军精神。这也是《海军往事》的基调。

《海军往事》的结构也是一种发散型的结构，它没有固定的人物和事件，因此它也就没有了丝毫的约束，海军生活中所有新鲜的素材都可以被纳入进来。但它又不是一盘散沙，在它的结构中隐含着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第一个人物是海军，第二个人物是作者自己。说它第一个人物是海军，就因为陆颖墨非常明确地是要为海军塑像，无论他写的是将军，还是一名普通的导弹兵，他所看重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海军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水兵的生活、水兵的情感、水兵的韵味、水兵的追求”。他力图去发现海军精神是如何在这些人物身上闪光的，正是这样的闪光点成为他的小说构思的引线。《舱门》的主题无疑是赞扬海军战士钢铁般的纪律意识，但我发现这篇小说的构思却来自一个与海军生活密切相关的微小细节。这个细节就是黄桃罐头。不深入到海军舰艇生活中的人是不会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的，出海水兵因为长期吃罐头食品，会吃得毫无胃口，而在众多的罐头中，唯有黄桃罐头比较受欢迎。陆颖墨正是从这一细节生发出去，写出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陆军出身的将军来调研，钻进一艘潜艇里，在艇员自办的简报上读到一首题目叫“永远的黄桃”的诗歌，当他明白了海军战士为什么喜欢黄桃时，就觉得这黄桃可能成为打开潜艇兵远航饮食的一把钥匙。将军非常兴奋，决定改变计划，要进到舱里在潜艇里住一晚，摸到更多第一手资料。故事峰回路转，能不能让将军进舱成为重点，大家劝将军不要进舱，因为如果舱门打开，就意味着这次试验结束。将军一听，更下定决心要进去，还换上了作训服。但是舱内的艇长宁可受处分，也坚决不开舱。这时，将军笑得非常灿烂，因为刚才只是他出的一个难题，但他发现，“我们的潜艇兵比我想像的还要勇敢，还要优秀！”从黄桃罐头，到不开舱门，作者的构思曲径通幽，却一刻也离不开海军精神。总之，陆颖墨在《海军往事》中写了各色人等，但他们都是海军，都带有鲜明的水兵特色，都高扬着海军精神。同时，他们又都是海军中的“这一个”。

书中还有一个隐含的人物就是作者本人。也就是说，陆颖墨写《海军往事》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来写的，字里行间，倾注着他对中国海军的热爱，对广大海军官兵的敬仰，对海军事业的自豪感。这种情感首先是通过大海传递出来的，有一首歌曲唱道：“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哪怕大海喜怒无常，给海军将士们制造了多少麻烦，哪怕在惊涛骇浪中出海，水兵们晕船晕得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但他们爱大海仍然爱得义无反顾。在《舷窗》中，陆颖墨以同样的情感写出了海军与大海的难舍之情。“我”要采访一位老舰长，可老舰长已经说不清话了，前言不搭后语。“我”为了唤醒老舰长的记忆，找来很多大海和海军的照片，摆在他的床头，但他不说“不像”，后来“我”请教一位老水兵，才知道舰上的海是圆的，因为在舰上都是从舷窗外看大海的。就这样，“我”一步步走近了老舰长记忆深处的大海。《远航》中，父亲与老西昌舰有一种心心相印的关系：“老西昌舰只要一起航，父亲的腰部就会疼。”我宁愿相信在海军生活中这是确有其事，因为海军将士们长年累月的出征，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依附在战舰的身上。陆颖墨直接抒发情感的方式就是拟人化。海军每天与大海和军舰或是小岛做伴，他们将身边之物都视为有生命之物，与之对话交流，这大概也是海军的特征之一。陆颖墨在《海军往事》中也充分表现了海军的这一特征。

王蒙先生称赞陆颖墨的《海军往事》“把海军战士的生活写得那样平实清纯，内敛着激情，蕴藏着感动，焕发出阳光”。这是非常中肯也非常准确的评价。《海军往事》就像是一扇扇舷窗，我们通过这一扇扇舷窗，看到了大海真正的颜色，看到了海军真正的风采。

离开过青藏线多远，他总是把自己作为那里的一分子而不是一般的外来客、旁观者。他在一年中的第一场落雪开始时，为藏北黑河兵站附近的一座无名女兵墓中亡灵“衣被”的薄厚揪心，因为他目睹了这个女兵的牺牲过程——从叛匪手中夺枪，又和几位战友亲自将这位女兵在路边掩埋，却始终打捞不出这位女兵具体的籍贯、姓名，此事常常让他想得心痛。他的同乡战友于得江，在运输物资途中遭伏击而死，未能完成任务，没有受到任何赞扬，被匆匆葬于巴颜克拉山冰冷的怀抱，他为此47年无法忘怀……凡此种种，都不是一般记者、作家的浮泛“采写”，可以胜任的。王宗仁在自己的写作中融入了太多的个人感情、个人经历，可以说，他已经不是在铭记别人的事迹了，而是在整理自己精神的蕴藏，在一点一滴完成自己的生命之书。但反过来讲，这种真诚的、对记忆的不断修复，正是因为映照出了他生命的弥足珍贵，才显示出书写的价值和必要。

《藏地兵书》的写作难度在于，文中所涉及的，都是小人物和小事件，并非每个人、每件事都可以上升到军队、国家意义的层面去褒奖。因此，王宗仁在选择故事的时候，可能是任意的、随心的，但在讲述故事的方法上却深思熟虑：或从结尾讲起，或半路推翻重写，或订正补充从前所讲过的。譬如像《情断无人区》这样的篇什，就是通过一句“鸟兽同穴”的谶语，验证自己旧作的真伪，以及一只忽隐忽现的藏靴的踪迹，推进着自己的讲述，最后却仍旧把谜一般的结局留给了读者。细看整部“兵书”，其中没有哪一篇是虚构的，但在客观上，大部分篇章常常都有“小说”般生动可读的精彩。此外，作家也未见将自己的主题刻意向“历史”或“时代”方面倾斜，却出人意料地为历史进程的说辞添加了新的样式、新的内容和新的词句，而我认为这恰恰是最值得赞赏的。

一部生命之书

——评散文集《藏地兵书》 □殷 实

《藏地兵书》